揅經室集

揅經室三集卷三

商周銅器說上

形上謂道形下謂器商周二代之道存于今者有九經焉若器則罕有存者所存者銅器鐘鼎之屬耳古銅器有銘銘之文爲古人篆蹟非經文隸楷縑楮傳寫之比且其詞爲古王侯大夫賢者所爲其重與九經同之北宋後古銅器始多傳錄鐘鼎尊彝敦槃戈劒之屬古詞古文不可勝識其見稱于經傳者若湯之盤正考父孔悝之鼎其器皆不傳于今然則今之所傳者使古聖賢見之安知不載入經傳也器者所

以藏禮故孔子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先王之制器也齊其度量同其文字別其尊卑用之于朝覲燕饗則見天子之尊錫命之寵雖有强國不敢問鼎之輕重焉用之于祭祀飲射則見德功之美勳賞之名孝子孝孫永享其祖考而寶用之焉且天子諸侯卿大夫非有德位保其富貴則不能制其器非有問學通其文詞則不能銘其器然則器者先王所以馴天下尊王敬祖之心敎天下習禮博文之學商祚六百周祚八百道與器皆不墜也且世祿之家其富貴精力必有所用用之于奢僭奇衺者家國之患也先王

使用其才與力與禮與文于器之中禮明而文達位定而王尊愚慢狂暴好作亂者鮮矣故窮而在下則顏子簞瓢不爲儉貴而在上則晉絳鐘鎛不爲奢此古聖王之大道亦古聖王之精意也自井田封建廢而梓人鳧氏亦失傳矣故吾謂欲觀三代以上之道與器九經之外舍鐘鼎之屬曷由觀之

商周銅器說下

三代時鼎鐘爲最重之器故有立國以鼎彝爲分器者武王有分器之篇（書序武王封諸侯班宗彝作分器）魯公有彝器之分（左定四年分魯公官司彝器分康叔大呂分唐叔姑洗皆鐘也）是也有諸侯大

夫朝享而賜以重器者周王予虢公以爵莊二十一年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鑑予之虢公請器王予之爵鄭伯由是惡王元案鞶鑑者后之器也說文鑑大盆也鞶與槃盤皆通借故左定六年定之盤鑑釋文又作鞶易訟鞶帶釋文或作槃可見鞶非本字鄭伯以其爲婦人之物而惡之耳杜註解爲帶飾以鑑此望文生義夫以小鏡飾于鞶帶之上經傳無徵且即令如此當云鑑鞶今云鞶鑑文義倒置矣晉侯賜子產以鼎左昭七年晉侯賜子產莒之二方鼎是也有以小事大而賂以重器者齊侯賂晉以地而先以紀甗左成二年魯公賄晉卿以壽夢之鼎左襄十九年公享晉六卿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鄭賂晉以襄鐘左成十年鄭子罕賂晉以襄鐘杜注鄭襄公之廟鐘齊人賂晉以宗器左襄二十五年杜注宗器祭祀之器陳侯賂鄭以宗器左襄二十五年燕人賂齊以斝耳左昭七年徐

人賂齊以甲父鼎左昭十六年鄭伯納晉以鐘鎛左襄十一年亦見晉語是也有以大伐小而取為重器者魯取鄭鐘以為公盤左襄十二年齊攻魯以求岑鼎呂氏春秋齊攻魯求岑鼎魯君載他鼎以往齊侯弗信又見說苑新序是也有為述德儆身之銘以為重器者祭統述孔悝之銘叔向述讒鼎之銘左昭三年孟僖子述正考父鼎銘左昭七年史蘇述商衰之銘晉語是也有為自矜之銘以為重器者禮至銘殺國子左僖二十五年季武子銘得齊兵左襄十九年是也有鑄政令于鼎彝以為重器者司約書約劑于宗彝周禮秋官晉鄭鑄刑書于刑鼎左昭六年又二十九年是也且有王綱廢墜之時以天子之

社稷而與鼎器共存亡輕重者武王遷商九鼎于雒楚子問鼎于周左宣三年秦興師臨周求九鼎戰國策是也此周以前之說也自漢至唐罕見古器偶得古鼎或至改元稱神瑞書之史冊儒臣有能辨之者世驚爲奇故說文序曰郡國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銘卽前代之古文是也今畧數之則有漢元鼎汾陰得寶鼎漢書元鼎元年夏五月得鼎汾水上四年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漢書紀又郊祀志宣帝時美陽得鼎獻之張敞辨之郊祀志敞釋文曰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賜爾旂鸞黼黻琱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鼎小有款識不宜薦于宗廟元按此銘乃漢書約記張敞之言非銘全文也永平六年王雒出寶鼎漢書明帝

紀永平二年六月王雒山出寶鼎廬江太守獻之詔陳鼎于廟永元元年竇憲上仲山甫鼎竇憲傳和帝永元元年九年竇憲伐單于遺憲古鼎容五斗其傍銘曰仲山甫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元按漢人習隸字識籀文此銘亦約辭非全銘之體吳赤烏十二年寶鼎出臨平湖又出鄱縣宋元嘉十三年武昌縣章山出神鼎二十二年新陽獲古鼎有篆書四十二字泰始五年南昌獲古鼎容斛七斗七年義陽郡鼎受一斛皆獻於朝並見符瑞志唐貞觀二十二年遂州涪水中獲古鼎傍有銘刻開元十年獲鼎改河中府之縣名寶鼎縣十二年后土祠獲鼎二大者容四升小者容一升色皆青十三年萬年人獲寶鼎五獻之四鼎

皆有銘銘曰亞作尊鼎萬禰無疆子孫寶用元按此銘文亦不全二十一年眉州獻寶鼎重七百斤有篆書天寶元年平涼獲古鼎獻之元和二年詔以湖南所獻古鼎付有司重一百十二斤咸平三年乾州獻古銅鼎狀方四足上有古文二十一字直昭文館句中正與杜鎬詳其文曰維六月初吉史信父作蕭甗斯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以上皆見正史及會要此自漢至唐之說也北宋以後嗜原古篆搜獲甚多始不以古器爲神奇祥瑞而或以玩賞加之學者考古釋文日益精核故考古圖列宋人收藏者河南文潞公廬江李伯時等三十餘家士大夫家有其器人識其文閱三四千年而道大顯矣

古之器余不得而見余今所見之器安知後之人能見否也且又安知後千百年新出之器爲今所未見者不更多也是宜以周以前唐以前北宋以後三者分別論之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序

鐘鼎彝器三代之所寶貴故分器贈器皆以是爲先直與土地並重且或以爲重賂其造作之精文字之古非後人所能及古器金錫之至精者其氣不外洩無靑綠其有靑綠者金之不精外洩于土者也古器銘字多者或至數百字縱不抵尙書百篇而有過于

汲冢者遠甚漢代以得鼎爲祥因之改元因之立祀六朝唐人不多見學者不甚重之迨北宋後古器始多出復爲世重勒爲成書南宋元明以來流傳不少至我

朝西淸古鑑美備極矣且海內好古之士學識之精能辨古器有遠過于張敞鄭衆者而古器之出于土田榛莽間者亦不可勝數余心好古文奇字每摩挲一器搨釋一銘俯仰之間輒心往于數千年前以爲此器之作此文之鑄尙在周公孔子未生以前何論秦漢乎由簡策而卷軸其竹帛已灰燼矣此乃巋然

獨存乎世人得西嶽一碑定武片紙即珍如鴻寶何況三代法物乎世人得世綵書画麻沙宋板即藏爲祕冊何況商周文字乎友人之與余同好者則有江侍御德量朱右甫爲弼孫觀察星衍趙銀臺秉沖翁比部樹培秦太史恩復宋學博葆醇錢博士坫趙晉齋魏何夢華元錫江鄭堂藩張解元廷濟等各有藏器各有搨本余皆聚之與余所自藏自搨者集爲鐘鼎款識一書以續薛尚功之後薛尚功所輯共四百九十三器余所集器五百五十數殆過之夫槧字于板本不如鑄字于金之堅且久然自古左國史漢所

言各器宋宣和殿圖錄有存者矣兩宋呂大防王俅
薛尚功王順伯諸書冊所收之器今亦廑有存者矣
然則古器雖甚壽顧至三四千年出土之後轉不能
久或經兵燹之墜壞或爲水土之沈薶或爲傖賈之
毀銷不可保也而宋人圖釋各書反能流傳不絕且
可家守一編然則聚一時之彝器摹勒爲書實可使
一時之器永傳不朽即使吉金零落無存亦可無憾
矣平湖朱氏右甫酷嗜古金文字且能辨識疑文稽
考古籍國邑大夫之名有可補經傳所未備者偏旁
篆籀之字有可補說文所未及者余以貂村本屬之

編定審釋之甲子秋訂成十卷付之梓人並記其始末如此

山左金石志序

山左兼魯齊曹宋諸國地三代吉金甲于天下東漢石刻江以南得一已爲鉅寶而山左有秦石二西漢石三東漢則不勝指數故論金石于山左誠衆流之在渤海萬峰之峙泰山也元以乾隆五十八年秋奉
命視學山左首謁
闕里觀乾隆
欽頒周器及鼎幣戈尺諸古金又摹搨兩漢石刻移

亭長府門卒二石入于矍相圃又登岱觀唐摩崖碑得從臣銜名及宋趙德甫諸題名又過濟寧學觀戟門諸碑及黃小松司馬易所得漢祠石象歸而始有勒成一書之志五十九年畢秋帆先生奉命巡撫山東先是先生撫陝西河南時曾修關中中州金石二志元欲以山左之志屬之先生先生曰吾老矣且政繁精力不及此願學使者爲之也元曰諾先生遂檢關中中州二志付元且爲商定條例暨搜訪諸事元于學署池上署積古齋列志乘圖籍案而求之得諸拓本千三百餘件較之關中中州多至三

倍實始爲修書之舉而秋帆先生復奉
命總督兩湖繼且綜湖南北軍務矣元在山左卷牘之暇卽事攷覽引仁和朱朗齋文藻錢塘何夢華元錫偃師武虛谷億益都段赤亭松苓爲助兗濟之閒黃小松司馬搜輯先已賅備肥城展生員文脈家有聶劍光欽泰山金石志藁本赤亭亦有益都金石志稾竝錄之得副墨其未見著錄者分遣拓工四出跋涉千里岱麓沂鎭靈岩五峰諸山赤亭或舂糧而行架岩涸水出之榛脫梱載以歸雖曰山左古蹟之多亦求者之勤有以致之也曲阜顏運生崇槼桂未谷

敵錢塘江秬香鳳彝吳江陸直之紀鉅野李退亭伊
晉濟寧李鐵橋東琪等皆雅志好古藏獲頗富各郡
守州牧縣令學博生徒之以拓本見投欲編入錄者
亦日以聚舊家藏弆之目錄如曲阜孔農部尚任滋
陽牛空山運震等亦可得而稽金之爲物遷移無定
皆就乾隆五十八年至六十年在山左者爲斷故孫
淵如觀察莅兗沂曹濟其所藏鐘鼎卽以入錄石之
爲物罕有遷徙皆就目驗者爲斷其石刻拓本并毀
如嶧山秦刻者亦不入錄至于舊錄有名今搜羅未
到及舊未著錄新出于榛莽泥土中者惟望後人續

而錄之以補今時之缺略焉六十年冬章槖斯定元
復奏
命視學兩浙舟車餘閒重爲釐訂更屬仁和趙晉齋
魏校勘凡二十四卷所可以資經史篆隸證據者甚
多若夫匡謬正譌尚有望于博雅君子是時秋帆先
生方督師轉餉戡逆撫降寒暑勞勩嬰疾已深雖有
伏波據鞍之志實致武侯食少之虞竟以七月三日
卒於辰州元以是書本與先生商訂分纂先生蒞楚
雖羽檄紛馳而郵筒往復指證頗多先生爲元詞館
前輩與元父交素深先生又元妻弟衍聖公孔治山

慶鎔之外舅也學術情誼肫然相同元今寫付板削裒然成卷袠而先生竟未及一顧也噫是可悲已

王復齋鐘鼎款識跋

此冊款識五十九種爲王順伯復齋所輯內畢良史牋識十五器皆秦熺之物此外朱敦儒一器牋識數行以詞意推之亦似熺筆蓋敦儒子爲熺所用宋史本傳所譏舐犢畏逐而飾不終者此外周師旦鼎楚公鐘虢姜鼎爲一德格天閣中之物其餘數十種乃劉炎張詔洪遂等人所藏皆非秦氏之物王復齋所輯裝成冊而釋之者也兩浙名賢錄云復齋名厚之

字順伯諸暨人乾道三年進士歴官淮西通判改江東提刑直顯謨閣致仕洪容齋四筆云趙明誠金石錄三十卷在王順伯家順伯别有復齋碑錄已散佚宋陳思寶刻叢編引之又慶元黨禁中興編年皆載復齋與朱子同列僞學之籍其人之行誼學術可以槩見三代法物自足萬古不以遇秦氏爲辱不以歸王氏爲幸周孔之書爲趙忠定朱子所讀又何嘗不爲秦檜韓侂胄所讀哉嘉慶七年予得此冊于吳門陸氏加以攷釋摹刻成書更因諸跋所未及者略識之

釋宋戴公戈文

戈之內有字二行首行一字曰朝次行八字曰王商戠公歸之造下半剝蝕今釋其文曰朝王商戴公歸之造口何以謂朝爲朝也詩惄如調飢釋文作輖今作朝者字形相近而刀鑿少誤輖音周周朝一聲之轉古字通借此戈借爲朝覲之朝猶毛詩借爲朝夕之朝矣其右旁作舟古鐘鼎舟周每同字也謂商戴公爲宋戴公者宋人本其古國而稱商已辨于商距末跋中史記藏公爲微子八世孫當幽平之世矣釋歸者石鼓文作歸从追是其證也謂造爲造者古

戈造字多作告形即告字造之省非吉字也古貨刀有齊節墨造乃即墨造貨也告字下一字似是金旁其右太剝不可辨矣此戈乃戴公朝於平王歸後所作至子武公時始加銘追記作戈時乃朝王之後故稱謚也戈造於先銘勒於後故文鑿而非鑄非後人所能僞託矣

晉眞子飛霜鏡拓本跋

眞子飛霜鏡逕今尺五寸七分體圓外作八瓣菱花形背白如水銀左方四竹三筍一人披衣坐撫置琴于膝前有几几置短劒二鑪一叉一物不可辨右方

一鳳立于石二樹正圓如帚形下方爲水池池中一蓮葉葉上一龜龜値鏡之中虛其腹下即爲鏡之背鈕也上方有山雲銜半月形月中有顧兎形雲下作田格格中四正字曰眞子飛霜眞子者鼓琴之人飛霜其操名也予審此爲晉鏡何以知之以書畫之體知之也書非篆隸晉以後體也畫樹直立圓形如帚畫月內加兎此晉人法也予見唐人摹顧愷之洛神賦圖樹形與此同且畫太陽升朝霞句日中有陽烏同此形矣眞子飛霜于書無所考見予以意推之或即晉戴逵耶晉書逵傳云逵能鼓琴工書畫其餘巧

藝靡不畢綜師事術士范宣于豫章宋書戴仲若傳

云漢始有佛像形制未工戴逵特善其事據此二史

則善鼓琴善畫善鑄銅師術士逵一人實兼綜之眞

子將毋卽逵也錢博七古云古人製器原欲以流傳

後世使其人不作此鏡則湮沒無聞矣故好事好名

之徒今亦不如古據博士此言眞子若非戴逵微此

鏡則眞子無傳矣爲逵鏡可寶非逵鏡尤可寶也

秦瑯邪臺石刻十三行拓本跋

元至山東求秦石刻如嶧山成山皆久佚泰山石刻

於乾隆戊午歲燬於火惟得舊拓本之枈石刻墮入

海鄉福山官士訪之終不可得惟琅邪臺秦二世石刻巋然獨存是神物也甲寅春至青州時檄諸城學官物色之以拓本來遂知之甚悉琅邪臺在諸城縣治東南百六十里臺三成成高三丈許最上正平周二百步有奇東南西三面環海迤北爲登臺沙道臺上舊有海神祠禮日亭皆傾圮祠垣內西南隅秦碑在焉色沉黝質甚粗而堅若鐵以工部營造尺計之石高丈五尺下寬六尺中寬五尺上半寬三尺頂寬二尺三寸南北厚二尺五寸今字在西面碑中偏西裂寸許前知縣事泰州宮懋讓鎔鐵束之得以不頹

前知縣事倉攵某于碑南面磨平迸裂痕刻長天一
色四隸字自署名而隱其姓蓋同一有事於此而學
與不學分矣碑之秦始皇頌詩及從臣姓名久剝去
今所存者二世從官名及詔書十三行八十六字其
首行五夫〻二行五夫〻楊樛皆二世所刻從官名
史記所言二世元年春東行郡縣李斯從盡刻始皇
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是也或指爲始皇從
臣姓名之末行誤矣自皇帝曰以下與史記文句無
少異今計首行五夫〻三字二行五夫〻楊樛五字
三行皇帝曰金石刻盡七字四行始皇帝所爲也今

襲八字五行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八字六行始皇帝其于久遠也八字七行如後世爲之者不稱八字八行成功盛德四字九行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八字十行史夫、臣德昧死言臣九字十一行請具刻詔書金石刻八字十二行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八字十三行制曰可三字上下各刻一線爲界下線之下有碎點星星殆椎鑿使然自二行第二字至末行第一字有橫裂痕第三行八行十行之前皆有直裂至底如雨漏痕第十二行前裂痕半至第五字而止綜計每行八字二行與三行相間少遠詔書與從臣名不相

屬也三行止七字者爲四行始皇提行地也後六行八行十三行並提行矣末行三字漫漶特甚餘皆可指而識也碑字高䟽足始可及拓時須天氣晴朗否則霧重風大拓不可成碑上薜荔皆滿掮去周視之再無可辨之文矣別有熙寧中蘇翰林守密令廬江文勛模刻之本在超然臺上相距百餘里與此無涉都元敬金薤琳琅所載宋莒公刻本十七字皆頌詩中語今亦無存又元仲夏登岱頂見無字碑碑之高廣厚尺度一如琅邪臺碑所差不過分寸間由此可決無字爲秦石之立而未刻者其刻者反在碧霞宮

下耳

摹刻泰山殘字跋

秦泰山石刻殘篆乾隆間燬于火世間搨本漸少嘉慶十四年揚州阮氏以舊拓本屬吳門吳國寶摹刻與重摹漢西嶽華山碑石同置北湖祠塾

摹刻漢延熹華嶽廟碑跋

漢西嶽華山廟碑明代已毀今海內流傳僅有三本惟此本爲全碑整搨唐李德裕等題名皆全嘉慶十四年揚州阮氏屬吳門吳國寶摹刻與重摹秦泰山殘字石同置于北湖祠塾又以歐陽文忠公集古錄

跋墨蹟卷內華山碑跋一段摹刻于漢碑缺處

漢延熹華嶽廟碑整拓本軸子二跋

此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未剪本即四明本明時藏寧波豐學士熙萬卷樓國朝歸鄞縣全謝山編修祖望謝山有跋載鮚埼亭集中後歸范氏天一閣乾隆間嘉定錢太學東壁爲范氏編金石目錄成范氏以此碑非司馬舊物酬贈之嘉慶十年錢氏質于印氏十三年戊辰歸于余此本全碑單紙未剪未褾是以謝山有二百餘年不缺不爛之語篆額左右唐李衛公題名爲各本所無李

衞公兩至碑下與新舊唐書及予所藏嘉定鎭江志所引衞公年譜衞公獻替記皆合華山碑今海內止存三本此其第二也其第三本爲明陝西東雲駒兄弟郭允伯
國朝王山史張力臣淩如煥黃文植諸家所遞藏今在大興朱竹君學士家其第一本爲明長垣王文蓀
國朝商邱宋漫堂陳宗尹所遞藏有王覺斯朱竹垞等跋今歸　成親王詒晉齋中此三本皆剪裱本而長垣本百字皆全爲勝余既于十四年摹刻四明本置秦泰山殘字于揚州北湖墓祠　又復携拓本至京

師拓本紙力已敝急爲裝池成軸復借鉤長垣百字
補于缺處并記以詩
嘉慶十五年華山碑旣標成從桂香東少宰芳處得
觀長垣本摹其碑右所全百字雙鉤補于此碑缺處
是年冬竹君學士之子少河錫庚歸自山西復相約
會于南城之龍泉寺各攜山史四明二本校讀竟日
二本葢同時所拓也三本皆以庚午年相聚于京師
洵金石佳話也

金石十事記

客有問於余曰子於金石用力何如余曰數指而計

之有十事焉余裒山左金石數千種勒爲山左金石志事之一也余裒兩浙金石千餘種勒爲兩浙金石志事之二也余積吉金拓本五百餘種勒爲積古齋鍾鼎款識事之三也揚州周散氏南宮大盤東南重寶也歲丁卯鹺使者獻於

朝余模鑄二盤極肖之一藏府學一藏文選樓事之四也天一閣北宋石鼓拓本凡四百七十二字余摹刻爲二一置杭州府學明倫堂一置揚州府學明倫堂事之五也余步至揚州甘泉山得西漢中殿第廿八二石於厲王冢天下西漢石止此與曲阜五鳳石

共二石耳事之六也余遣書佐至諸城瑯邪臺剔秦篆於榛莽中拓之多得一行事之七也漢府門之倅大石人二仆於野爲樵牧所殘余連車運致曲阜矍相圃中並立之事之八也余得四明本全拓延熹華山廟碑摹刻之置之北湖祠塾事之九也余又摹刻秦泰山殘篆吳天發神讖二碑同置北湖祠塾事之十也客曰善此十事於金石爲有力矣余曰不敢不勉尚願增其事焉

散氏敦銘拓本跋

此敦宋兵部爲弼釋析父之義甚精陶太史梁釋散

氏與散氏盤同與散宜氏有別義亦確大史又謂此
篆瘦刻勁挺蓋亦有故余所見鐘鼎文字揣其制作
之法蓋有四焉一則刻字于木范爲陰文以泥抑之
成陽文然後以銅鑄之成陰文矣二則調極細泥以
筆書于土范之上一次書之不高則俟其燥而再加
書之以成陽文以銅鑄之成陰文矣三則刻土范爲
陰文以銅鑄之成陽文矣四則鑄銅成後鑿爲篆銘
漢時銅印有鑿刻者用此法亦陰文也其刻木之法
即周禮梓人之法飲器之中量與否梓人任其責考
工記鄉衡而實不盡罪在梓人抑埴範金者但遵梓

人所刻以爲之而已梓人刻字有工拙肥瘦出鋒不出鋒之別此散敦銘以刀刻木之蹟顯然可見蓋瘦而出鋒者

甘泉山獲石記

嘉慶十一年予在雷塘墓廬曉視雷塘水自甘泉山來乃肩輿溯源登其山山有惠照寺寺階下四石半薶于土色甚古若有文字以帚振水刷之其文字之體在篆隸之閒歸而命工以紙搨之其一石可辨者中殿第廿八凡五字又一石弟百冊三字其二石尚未能辨以俟識者太守汀州伊墨卿同年善古書嗜

金石爰以告之太守卽輦置郡齋審視之復以搨本示江君鄭堂江君曰此漢淮南厲王胥冢上石也太守曰若爾則與五鳳二年石同時爲西漢物可比美魯石矣當寄蘇齋再辨之余按揚州甘泉山舊志皆以爲漢厲王冢旱鳴鼓攻之輒致雨今冢基不可覩而西峰有靈雨壇舊址土人亦言山有琉璃王墳琉璃者劉厲之傳訛也沈約宋書樂志陳思王樂歌云中殿宜皇子然則皇子所居可稱中殿魏在漢後其爲厲王遺蹟似更可據矣揚州無古石唐以上卽罕覯昔惟汪君容甫在寶應得漢射陽畫象石茲石更

古若應太守惠政雅風而出者十二年太守藏此石于府學壁閒幷屬元記其事遂書之

翁覃溪先生蘇齋跋云廣陵厲王胥武帝元狩六年封宣帝時坐祝詛自殺元帝初元二年復立胥子霸此文稱中殿第幾則是胥爲王時自造宫殿有此刻文非冢中石也漢刻最在前由篆初變隸有橫直無波策若東漢之初永平六年鄐君開石門字亦未變隸字勢而遜此古勁遠矣此刻雖無歲月然考厲王國除在五鳳四年此葢在昭宣之閒視五鳳二年石字更在前耳

二郎廟蔬圃獲石記

嘉慶丙寅予過揚州新城準提庵僧舍經二郎廟蔬圃見有破古石井闌似有字痕洗拓之乃口熙十口三公石口数字熙字之上字不完似是淳字葢以熙爲年號踰十年者在揚惟淳熙耳十字下似是年字爰移置準提庵東廂內并記之丁卯秋日

積古齋記

李義山詩云湯盤孔鼎有述作今無其器存其詞義山唐人尚不見器而重其詞況今又千年不但存其詞且有其器耶所以予於鐘鼎古器有深好也與吾

同好者有平湖朱子右甫右甫得一器必摩挲考證之頗於經史多所刱獲于政事之暇藉此羅列以爲清娛且以償案牘之勞兒子常生好兒童之篆刻亦刷拭以侍壬戌臘日舉酒酬賓且屬吳縣周子秬卣繪積古圖是日案頭所積凡鐘一鼎三敦一簠一豆一匜二彝一甗一卣二尊一鉼一角一爵一觶三觚一洗三劒一戈六瞿一弩機二削一鏡二十鐙二及刀布印符之屬同積者有五鳳黃龍天冊興寧咸和永吉天冊蜀師八甎謂之積古者元督學山左時

高宗純皇帝賜

御筆筆誤識過文一卷此文紀筆誤試題稽古論爲
積古論引過一事元奏摺謝
恩奏
批答云文佳非徒頌即規臣愚豈能于
聖德規頌萬一而積古一言反有淺慨私衷者因名
纂山左金石之齋曰積古齋所以紀
恩遇事也茲之名圖猶此志也

杭州揚州重摹天一閣北宋石鼓文跋

天下樂石以周石鼓文爲最古石鼓脫本以浙東天
一閣所藏北宋本爲最古海鹽張氏燕昌曾雙勾刻

石尚未精善元於嘉慶二年夏細審天一閣本復參以明初諸本推究字體摹擬書意刻爲十石除重文不計凡可辨識者四百七十二字置之杭州府學明倫堂壁閒使諸生究心史籀古文者有所師法十一年又摹刻十石置之揚州府學明倫堂壁閒幷拓二本爲冊審玩之以杭州本爲最精揚州之本少遜也天一閣本結埼集以爲北宋吳興沈仲說家物而彭城錢逵以薛氏釋音附之者也錢氏篆文甚工後歸趙子昂松雪齋明中葉歸鄞豐氏繼歸范氏蒼然六百餘年未入燕京時搨本也元登天一閣見之但未

見錢氏篆耳曾加題識屬范氏子孫謹守之

漢延熹華嶽廟碑跋

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末有郭香察書一事或以爲郭香書者無顯據或以爲蔡伯喈書者語見都南濠元敬引徐季海浩古跡記季海爲唐時書家其言必有所本然自唐以前無可考證今姑以後漢書蔡邕傳推之桓帝時中常侍徐璜左悺等五侯擅恣聞邕善鼓琴遂白天子勅陳留太守督促發遣邕不得已行到偃師稱疾而歸閒居翫古不交當世建寧二年辟司徒橋元府出補河平長還議郎案五侯擅恣在

桓帝延熹二年是時爲陳留太守者左敏卽左悺之
弟必是悺使敏促邕入都邕恥以宦官進故至偃師
以病回里是大迕悺敏意矣延熹八年春悺以罪自
殺度邕此時始稍稍出遊入關故八年至華陰爲太
守書碑而郭香適奉京兆尹遣來察書因此相識或
且交契以學術相長故郭香亦通明天文律術也又
中郎集中載有袁逢碑延熹八年又爲楊震之子秉
撰碑秉亦華陰人八年卒於位秉之子賜當與伯喈
相善伯喈延熹八年以後蹤蹟或在宏農或在雒陽
未可知也迨建寧三年始應司徒橋元之辟繼爲議

郎靈帝熹平四年郭香爲太史治術郎中馮光陳晃上言天元不正攻及郭香詔下三府集議伯喈首發議難郭香四分術爲非妄光晃議罪光和三年伯喈與楊賜同入金商門論災異劾宦者又嘗與賜之子彪著作東觀是伯喈與郭香袁逢楊賜楊彪學術交遊之蹤蹟又可見也初平三年伯喈卒年六十一論災異時年四十七議天元時年四十四書碑時年三十四稱疾時年二十八前賢事蹟史所不能盡載者每於文章碑版得之因讀華山碑而擬議中郎蹤蹟如此然所據者徐季海言而已亦未敢定也

伯喈本傳光和元年年四十六與六十一卒相姓一年未知孰是

秦漢六朝唐廿八名印記

余所藏古人名印以百數子常生以其姓名考之列史有所見者自漢至唐得廿八鈕余因第而錄之卽命常生釋注之一曰秦秦嘉璽作曲矩形旋轉五字曰海上嘉月鈐此印形曲甚古世所罕見秦嘉立楚王陳涉之倫也史記卷四十八陳涉世家陳王初立時陵人秦嘉等皆特起將兵圍東海守慶于郯陳王使武平君畔爲將軍監郯下軍秦嘉不受命自立爲大司馬惡屬武平君告軍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畔及陳王敗死秦嘉等乃立景駒爲楚王引兵之方與欲

擊秦軍定陶下使公孫慶使齊王欲與并力俱進齊王曰聞陳王戰敗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于天下田儋誅殺公孫慶地理志泗水有淩縣考淩在今安東開地溯海故曰海上

二曰李廣其漢飛將軍耶

史記卷一百九李將軍傳廣隴西成紀人也廣家世世受射孝文十四年廣以良家子擊匈奴爲郎爲武騎常侍孝景中徙爲上谷太守武帝立以上郡太守爲未央衛尉後以衛尉爲將軍擊匈奴兵敗免爲庶人數歲召爲右北平太守居頃之代石建爲郎中令元狩四年從大將軍出擊匈奴因失道後大將軍自剄

三曰劉勝勝景帝子封中山王者

史記卷五十九五宗世家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三年立爲中山王勝爲人樂酒好內有子枝屬百二十餘人立四十二年卒

四曰劉慶慶六安共王孝武所封

史記卷五十九五宗世家膠東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爲膠東王二十八年卒孝武立寄長子賢爲膠東王奉康王嗣而封慶於故衡山地爲六安王

立三十八年薨五亦曰劉慶河閒孝王漢書卷三十三景十三王傳河閒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立二十六年薨子不害嗣四年薨子堪嗣十二年薨子授嗣十七年薨子孝王慶嗣四十三年薨二印爲一人爲二人未可定也六曰司馬遷遷漢太史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太史公談有子遷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三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十年而遭李陵之禍幽于縲紲乃作史記七曰張勝同蘇武使匈奴者漢書卷三十四蘇武傳武與副中郎將張勝至匈奴勝與虞常謀殺衛律事覺被繫而降八曰孔霸褒成君孔次儒也漢書卷五十一孔光傳霸字次儒治尚書事夏侯勝昭帝末年爲博士宣帝時爲太中大夫以選授皇太子經遷詹事高密相元帝卽位徵霸以師賜爵關內侯號褒成君九曰楊忠漢安平侯漢書卷三十六楊敞傳忠丞相楊敞子敞薨忠嗣安平侯十曰陳萬年漢廣陵太守御史大夫漢書卷三十六陳萬年傳

萬年字幼公沛郡相人也爲郡吏察舉至縣令遷廣陵太守以高第八爲右扶風遷大僕後代于定國爲御史大夫八歲病卒 十一曰張山拊漢儒林事小夏侯建爲博士論石渠 漢書卷五十八儒林傳張山拊字長賓平陵人也事小夏侯建爲博士論石渠至少府 十二曰王禁漢平陽侯外戚也 漢書卷六十八元后傳王禁字稚君少學法律長安爲廷尉史生女政君入掖庭爲家人子後宣帝選送太子宮壹幸有身生成帝于甲館孝元即位封禁爲陽平侯永光二年薨謚曰頃侯 十三曰鄭崇哀帝時丞相 漢書卷四十七鄭崇傳崇字子游本高密大族少爲郡文學史至丞相大車屬哀帝時爲尚書僕射數求見諫爭後爲尚書令趙昌奏崇與宗族通下獄窮治死獄中 十四曰王匡起綠林攻莽者 漢書卷六十九王莽傳南郡張霸江夏羊牧王匡等起雲杜綠林號曰下江兵衆皆萬餘人後爲嚴尤所破 十五曰王憲自稱漢大將軍舍東宮妻莽後

宮乘其輿服建天子鼓旗者漢書卷六十九王莽傳鄧曄以宏農掾于憲爲校尉將數百人北度渭入左馮翊界降城略地至頻陽所過迎降會長安旁兵四會城下十月戊申朔破之庚戌商人杜吳殺莽取其綬校尉公賓就斬莽首持詣憲憲自稱漢大將軍城中兵數十萬皆屬焉舍東宮妻莽後宮乘其車服六日癸丑鄧曄入長安以憲得莽綬不輒上多挾宮女建天子鼓旗收斬之

十六曰劉宣隱不仕莽後封安眾侯後漢書卷十五卓茂傳劉宣字子高安眾侯崇之從弟知王莽當篡乃變名姓抱經書隱避林藪建武初乃出光武以宣襲封安眾侯

十七曰李忠後漢豫章太守後漢書卷十一李忠傳忠字仲都東萊黃人也元始中爲郎王莽時爲新博屬長更始立拜都尉官遂與任光同奉光武爲右大將軍封武固侯建武二年更封中水侯遷丹陽太守十四年三公奏課爲天下第一遷豫章太守病去官十九年卒

十八曰張根漢武始侯子奮之兄後漢書卷二十五張奮傳奮兄根少被病父武

始侯純堯光武詔奮嗣爵十九日王廣建武中石城侯後漢書卷五王常傳建武十二年常堯子廣嗣山桑侯三十年徙封石城侯永平十四年坐與楚事相連國除

二十日徐咸漁陽太守功曹後漢書卷七十一獨行劉茂傳元初中鮮卑數百餘騎寇漁陽太守張顯率吏士出塞追擊虜虜伏兵發射中顯主簿衛福功曹徐咸遽起之顯遂墮馬福以身擁蔽虜並殺之

二十一日張成千秋江夏太守張耳後也後漢書卷五十七黨錮傳張儉山陽高平人趙王張耳之後也父成江夏太守

二十二日竇武大將軍也此印模範嚴正篆跡明切璽然有生氣焉後漢書卷五十九竇武傳武字遊平扶風平陵人安豐戴侯之元孫也延熹八年長女選入掖庭桓帝以爲貴人拜武郎中其冬貴人立爲皇后武遷越騎校尉封槐里侯永康元年冬帝崩無嗣武立解瀆亭侯宏是爲靈帝拜武爲大將軍八月以奏免黃門令鄭颯事爲長樂五官史朱瑀等所害

二十三日

李豐蜀諸葛武侯表爲江州都督三國志卷四十八蜀書李嚴傳建興八年諸葛亮表嚴子豐爲江州都督督軍典豐官至朱提太守

二十四曰陳武三國吳偏將軍三國志卷五十五吳書陳武傳武字子烈廬江松滋人孫策在壽春武往修謁因從渡江征討有功拜別部司馬及權統事轉督五校累有功勞進位偏將軍建安二十年從擊合肥奮命戰死權哀之自臨其葬

二十五曰劉淵晉元海大單于晉書載記卷一劉元海傳淵新興匈奴人冒頓之後也生而左手有文其名遂以名焉犯高祖廟諱故稱其字太康末以左部師拜北部都尉楊駿輔政以元海爲建威將軍五部大都督封漢光鄉侯後成都王穎拜元海爲北單于未幾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永興元年僭即漢王位年號元熙永嘉二年僭即漢皇帝位改元永鳳以永嘉六年死

二十六曰張偉北魏征南將軍小字翠蝸者魏書卷七十二儒林傳張偉字仲業小名翠蝸太原中都人也世祖時與高允等俱被辟命授中書博士累遷

爲中書侍郎本國大中正使酒泉慰勞沮渠無諱還遷散騎侍郎聘劉義隆還拜給事中建威將軍賜爵成皋子出爲營州刺史進爵建安公卒贈征南將軍并州刺史

二十七曰馮亮北魏隱嵩高好佛理者 魏書卷七十八逸士傳馮亮字靈通南陽人少博覽諸書又篤好佛理隱居嵩高世宗嘗召以爲羽林監領中書舍人將令侍講十地諸經固辭不拜還山數年與僧徒禮誦爲業蔬食飲水有終焉之志延昌二年冬卒

二十八曰雞林道經略使印方二寸此唐劉仁軌之印也曷由知爲仁軌印也雞林道經略使惟仁軌專之雖官印可以姓名定之 新唐書卷三高宗本紀上元元年二月壬午劉仁軌爲雞林道行軍大總管以伐新羅又卷一百四十五東夷傳新羅龍朔元年法敏襲王以其國爲雞林州大都督府授法敏都督咸亨五年納高麗叛衆略百濟地守之帝怒詔削官爵以其弟右驍衛員外大將軍臨海郡公仁問爲新羅王自京師歸國詔仁軌爲雞林

道大總管衛尉卿李弼右領大將軍謹行副之發兵窮討上元二年二月仁軌破其衆于七重城以靺鞨兵浮海畧南境斬獲甚衆詔李謹行爲安東鎮撫大使屯買肖城此雞林道之名所自昉也考百官志于經畧使使之置畧而不具唐時西河黑水皆有經畧使固唐初官也自此迄五代新羅朝貢甚謹不復有征討之事唐以後又不聞有雞林道之名此印爲唐劉仁軌之印無疑矣嗚呼古人姓名銅印多矣其于正史無考者未必皆絕無可傳之人也或謂漢人鑄名印千百以殉葬好名好事今人亦不如古耶夫不見于史而唯以一鈕之銅傳數千年後亦可悲矣史法貴嚴然余謂善善長惡惡短能繁刪饒庶幾左氏遺法若馬班范崔之倫或亦多所遺畧致其害歟

與王西沚先生書

往歲奉到賜書問元所刊鄭司農碑頭垂暈所昉元已據洪氏隸續及目驗今曲阜漢碑舊式爲對矣旣思漢碑之所以有垂暈者何故其垂暈或左垂或右垂者何故今似得之敢以就正于有道古碑之制有二一爲中廷麗牲之碑一爲大夫以上葬窆之碑禮記檀弓曰縣棺而封鄭君注云不設碑繂不備禮又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鄭君又據周禮及喪大記注云豐碑斲大木爲之形如石碑于槨前後四角樹之穿中于間爲鹿盧下棺以繂繞天子六繂四碑

前後各重鹿盧也四植謂之桓諸侯四綍二碑碑如桓矣大夫二綍二碑士二綍無碑孔冲遠疏云綍即紼也以紼之一頭繫棺緘以一頭繞鹿盧旣訖而人各背碑負綍末聽鼓聲以漸卻行而下之據此數義知古人墓碑有穿以貫鹿盧其綍繞鹿盧橫而斜過碑頭碑頭爲此暈以限綍使滑且不致外脫如今石井欄爲綆所漸靡之形矣漢碑有穿有暈必效三代遺制其暈左垂者右碑也右垂者左碑也又國策曰昔王季歷葬于楚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元謂前和卽前桓桓和古同聲其通借之迹多矣

商銅距末跋

曲阜人掘地得銅器高寸九分八鄃鄃各闊三分項縱七分橫五分下口空縱八分橫七分銘字八小篆體狹長用金填之曰爲楞乚作距距末末用用壽朧衛商戉國用字下有小穿徑一分距末不知何器況君心醇据戰國策蘇秦說韓王曰谿子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疑此爲弩飾孔檢討撝約亦以爲飾弓簫者此二說皆近之特此末字甚明斷不得疑爲來字之訛按荀子性惡篇曰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又潘安仁閒居賦曰谿子巨黍異絭同機据此

則國策之來荀子文選又作黍矣楊倞注欲改黍從
來誤矣此末來二字皆誤當是黍字也何以明之古
人爲銘必用韻文逾少而韻逾密此銘㠯黍相韻蓋
國相韻蓋上聲之語與入聲之鐸同部平聲之之與
入聲之德同部也左傳讒鼎銘用韻正同此矣若是
末字則與國字作字皆不相韻矣然則今銘文明是
末字者此弓簫末必卽是古始造之巨黍後人仿其
名而爲之故國策訛來今銘文巨又作距同是金工
所誤耳此器中空一面有陷圓而向下確是弓簫末
張弦之處以今弓末驗之可知矣又此器翁覃溪閣

學据商國二字以爲商器披此二字不類商銘且色澤亦不肖商之古此盖周器宋人物也宋人每稱宋國爲商矣春秋左氏傳哀公九年利以伐姜不利子商杜預注子商謂宋又二十四年傳周公及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杜預注商宋也禮記樂記曰宜歌商鄭康成注曰商宋詩也皆其證也

宋搨楚夜雨雷鐘篆銘跋

余藏宋搨鐘鼎欵識册內有楚公夜雨雷鐘旁有北宋石國佐公所手書標識云政和三年武昌太平湖所進古鐘後有紹興四年榮芑跋云紹興十四年閏

茂世先兄自成都運判除倉外郎總領淮東軍餉邵澤民見屬云我有雷鐘藏之久矣兩得秦會之書見取度不可留為我達之會之償以三千緡鐘高二尺有畸紐上坐一裸鬼蓋雷神也五色相宣銘在鐘裏今諸處所刋咸其雲仍對之可見元按此鐘篆文乃北宋時所搨自南宋歸秦檜後此鐘不知所存卽諸家所刋亦不可見嘉慶二十二年攜此冊至武昌與江漢書院院長陳工部詩展賞久之共歎楚公造鐘在數千年前沉沒于水土之中宋時得見于世今又不知存亡屢留此搨紙流傳于王復齋趙松雪項子

京諸家今歸于元元至楚此搨本得庋藏于節樓之中豈非善事工部與武昌章觀察廷棫共摹其篆并楚諸鐘鼎文字搨本勒石于書院楚先賢祠壁間題曰楚中法物使諸生有所觀感也此鐘篆文云隹八月甲巳楚公自作夜雨雷鏄楚之八月亦周六月也楚中六七月間每憂雷雨之少此鏄所鑄祼兕卽是雷神雷神之形見於論衡其文又曰夜雨雷或楚公當年雩禱所用歟今年自六月以後夜雷雨甚多山田不旱湖田不潦穀豐而米賤亦此鐘數千年復歸其所之嘉會歟七月十三日曉起雷雨初霽殷其未歇

臨愙展冊再題後尾

吳蜀師甎攷

吾鄉平山堂下濬河得古甎文二曰蜀師其體在篆隸間久㦸于張燕昌金石契中未知爲何代物近年在吳中屢見蜀師古甎兼有吳永安三年及晉太康三年七月廿日蜀師作者然則蜀師爲吳中作甎之氏可知按揚州當三國時多爲魏據惟吳五鳳二年孫峻城廣陵而功未就見于吳志本傳此年紀與永安永康相近然則此甎爲孫峻所作廣陵城甓無疑矣

南屏司馬溫公隸書家人卦考

南屏山隸書家人卦摩崖碑學者以爲司馬溫公筆苦無實證元考廣西融縣老君洞亦有司馬溫公隸書家人卦摩崖碑爲公曾孫備判融州軍時所刻且跋云先太師溫國文正公書紹興十九年曾孫備倅融刻之元親見此拓本以證南屏石刻爲有據矣

秦漢官印臨本序

揚州方君槐精于刻印以乳石橅秦漢印無不肖其形神刻將成弟而譜之以類相從曰王曰君曰侯曰侯夫人曰將軍曰將曰督曰軍曰尉曰司馬曰軍曲

候曰大夫曰太守曰牧曰史曰令曰丞曰長曰從事曰相曰宰曰佐曰士曰使者曰三老曰祭尊曰監曰臧曰蠻夷王君曰蠻夷侯曰蠻夷長其印以數百計古人之印有鑄者有鑿者有精工者有粗略者各極其妙今悉以刀法摹得之可謂形神畢肖矣秦漢人文字不多見此印文一袠可以備秦漢摹印之法兼以補證漢書官制地理之遺豈徒篆刻哉

揅經室三集卷三終

揅經室三集卷四

重修表忠觀記

錢塘表忠觀宋熙寧十年趙清獻公請於朝始建於龍山吳越文穆忠獻兩王墓側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居此以修護之理宗時官給田三百畝以旌舊功元至元初遇兵燹觀墓俱毀明正德間遂爲江尙書兆域嘉靖三十九年總督都御史胡宗憲巡按御史周斯盛布政使胡堯臣按察使胡松提學使范惟一以靈芝廢寺故址遷建新觀卽吳越時故苑在湧金門外今所重修之地也當時有武肅十九世

孫德洪自餘姚來守此觀餙俎豆輯譜牒湖山靈爽
神實憑依春秋肸蠁爲最盛焉崇禎中都御史熊飛
復修輯之
國朝康熙四十四年
聖祖仁皇帝南巡
賜保障江山額雍正四年
世宗憲皇帝敕加封爲誠應武肅王今
皇帝六次南巡屢
駐蹕凡五
賜宸章褒功述事具

命有司以時致祭蓋自忠懿宋初納土以來未有食報增榮如今日者也今武肅裔孫璋栻等以廟宇少頹呈請有司修葺於是巡撫吉公慶布政使張公朝縉鹽運使阿公林保各出俸錢命知杭州府李公亨特董修之增建碑亭左右六間畫廊三十間正殿基培高三尺易塈垣以甎石重肖五王像設計費白金三千四百兩有奇又增給銀六百兩置鹽運司庫發商權子毋爲歲修之費藏事于乾隆六十年元以是

年冬奉

命督學浙江入覲展拜樂觀厥成爰以重修落成命

十一府士子賦詩紀事凡得詩千有餘篇極一時之盛擇其佳者付武肅裔孫泳錄之泳從金匱來寓此庀材樹石實始終其事卽爲元述此大畧屬爲記且自以隸古書丹刻石者也

嘉慶九年重濬杭城水利記

杭州水利自古重之今之省城南北十里東西五里爲長方形西湖居其西湖水入城有三路一湧金水門居正西一湧金旱門環帶溝居西少南一淸波門底流福溝居西南流福溝自淸波門外學士港導水入流福寺溝入城由街底伏流出府西靑龍菴經府

南面自東折而北過府學運司東至杜子橋環帶溝
水西來會之東過紅門局三橋址折而北至定安橋
湧金水門之水西來會之入滿營城八字橋分爲二
一東出滿營過衆安橋入小河至中河一西過龍翔
宮至丁家橋折而北出滿營城過梟司西至回龍橋
折而東由觀橋入小河過金箔橋入中河中河滙各
水南行至新宮橋其金箔橋之下有藩司東
行宮前之太平溝水來會之太平溝水亦自三橋址
分流而南者也中河過新宮橋又至撫院西分爲二
一出鳳山水門東行城外北折至候潮門外之永昌

壩一由通江過軍二橋出候潮水門至永昌壩入城河又至會安壩達東新關至海寧州是水凡三折貫通城內外數十里南至閘口北至武林門外汲濯舟楫皆賴之乃數十年來未加濬治惟湧金水門尚通湖水其環帶溝微通涓滴流福溝塞久矣且運司河三橋址數里高於滿營河亦淺阻每遇大雨水城內泛溢司府縣署刺舟而入居民多臥水中府縣獄以桔槔出水獄多瘐囚下河中河之水反致淺濁無來源水利若此當治乎不當治乎甲子春予首捐廉俸官士商亦各出資計銀四千八百餘兩計開廣學士

港十五丈六尺自學士港流福溝至三橋址掘土四

千七百九十四方自三橋址北至滿城南過藩司東

行宮前之太平溝金箔橋通江橋過軍橋慶豐關等

處掘土四千六百五十一方由是清波門首受湖水

淸淸洽洽入流福溝過運司前會環帶溝至三橋址

會湧金水門水入滿營城暢通無泛濫之苦藩司前

諸山水亦入太平溝暢流無阻其西之湧金西南之

淸波正南之與隆西北之聖塘澗水石函六閘設金

木水火土五牐板覘西湖水盛衰增減啟閉委其事

於杭州水利通判專掌之兩縣主簿運司經歷分司

之院司府縣督察之別具文案以備考自兹以後每
歲十一月濬治一次毋減工毋累民是役也杭州人
候銓同知邸基知水之理身任其事經營十閱月工
乃畢刻碑記之并刻圖于記文之後且載捐銀人名
于碑陰置碑于吳山海會寺是寺也爲祈謝晴雨長
官其集之地庶幾其覽而知勿久而廢塞焉嘉慶十
年上元日記

南宋淳熙貴池尤氏本文選序

元幼爲文選學而壯未能精熟其理然訛文脫字時
時校及之昔但得元張伯顏明晉府諸本卽以爲祕

册嘉慶丁卯始從昭文吳氏易得南宋尤延之本爲無上古册矣按是册宋孝宗淳熙八年辛丑無錫尤延之在貴池學官所刻世謂之淳熙本每半葉十行每行大字廿一二小字廿一二三四不一惜原板間有漫漶其修板至理宗景定閒止卷二八葉及卷九十九葉書口並有景定壬戌重刊木記可見其中佳處即以脫文而論如東京賦上下通情注宋本卷三十五下毛本脫言君情通於下臣情達於上故能國家安而君臣歡樂也廿二字又重舌之人九譯注宋本卷三廿八下毛本脫韓詩外傳至獻白雉于周公廿三字秋興賦

天晃朗以彌高兮注宋本卷十三六上毛本脫杜篤至高明廿字以上毛初刻本脫後得宋本改思元賦行頗僻而獲志兮注宋本卷十五三下毛本脫蕭該音至廣雅日陂邪也卅五字陸士衡答賈長淵詩我求明德注下宋本卷卅四十七上毛本脫正文爵侯戾止八字注文卅二字七發客見太子有悅色下宋本卷卅四九下毛本脫數百字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其中異文如蜀都賦千廡萬室宋本卷四二十下晉府本毛本室改屋則與上下文出術等字不韻矣羽獵賦群娭乎其中宋本卷八廿三上翻張本晉府本毛本娭改嬉則與漢書楊子雲傳不合矣宋書謝靈運傳論莫不

寄言上德注引老子德經宋本卷五十十四上翻張本晉府本毛本並作道德經不知德經二字見陸氏經典釋文及禮記正義也吳都賦楩柟材桿杜注引胡非子宋本卷五五十五上毛本胡改韓不知胡非乃墨子弟子見漢隋史志也騷下山鬼篇采三秀兮于山間宋本卷卌三〇三上注文三秀上晉府本毛本增逸曰二字此沿六臣本之舊崇賢本不當有也永明九年策秀才文自萌俗澆弛宋本卷卌六十上及齊故安樂昭王碑文緝熙萌庶宋本卷五十九〇十八下翻張本晉府本毛本萌改氓然古書多作萌也亦非他本之所可及元人張正卿翻刻是書行款一

切頗得其模範第書中字句同異未能及此若翻張本及晉府諸刻改其行款更同自鄶矣惜是册缺第四十一四十二兩卷近人卽以正德本補入雖非完書實亦希世珍也此册在明曾藏吳縣王氏長洲文氏常熟毛氏本朝則句容笪氏泰興季氏昭文潘氏以至吳氏獨怪册中皆有汲古閣印而毛板訛脫甚多豈栞板後始獲此本未及校改耶元家居揚州舊城文樓巷卽隋曹憲故里李崇賢所由傳文選學而爲選注者也元既構文選樓于家廟旁繼得此册藏之樓中別爲校勘記以貽學者裝訂既成因序于卷

首

送楊忠愍公墨蹟歸焦山記

楊忠愍公墨蹟一卷其五幅一爲開煤山記一爲謫所苦陰雨述懷詩一爲京南中丞詩一爲元旦有感詩一爲與王繼津書此卷本藏謝東墅少宰墉師家師嗣壽紳庶常恭銘以贈梁山舟侍講同書侍講不欲全留之但割存與王繼津一書而返其四有跋記事與翁覃溪閣學方綱跋并存卷中庶常以元撰少宰墓銘故以此卷贈元元却之不許藏數年欲歸之焦山故於卷中鈐以官印尙未致送也焦山仰止軒

者明天啟間建奉忠愍木主舊在水晶葊今圮無存嘉慶丁卯僧秋屏覺鐙請改立忠愍公主于焦隱葊後屋中元稍葺新之重題木扁且邀翠屏洲詩人王柳邨豫歸之焦山軒中此夙願也明嘉靖壬子忠愍約唐荆川至焦山詩云楊子憹人渡楊子椒山無意合焦山姜如須先生垓仰止軒詩云六義風流今不滅十行疏草未全焚原因報國成忠愍翻似完身傍隱君今卷中詩文并存仰止軒舊與漢隱葊遠今軒在葊後似姜先生詩豫爲今日兆者二公忠義之氣與江山共千古茲與漢定陶鼎同置方丈因其宜也

又元藏宋嘉定元至順寫本鎭江府志二部乃張木青學士壽所贈其所儲閣古蹟甚多極可寶貴乃謀之鎭江人無有梓之者今亦附忠愍卷同付秋屏暨其師借庵巨超兩詩備世守之如摹刻盟蹟鈔寫志書祇可在山爲之勿令俗夫持去也嗟夫卷帙之藏昔人比之雲烟過眼若賢忠之遺蹟史志之文獻固未可等量之惟是子孫少不肖非飽蟫蠹即歸鬻失乎泉州木能終不與人哉世家祕閣之藏不如名山僧寮之寄較然明矣茲送卷歸山事元作記存之拙集中且當代賢卿名士亦多題詠載之各集海內共

知爲焦山之物若他日有不肖僧徒以此貢之他人之手陳之几庋之架人皆能說所從來而賤之恐世閒無此傖父也

焦山仰止軒記

明嘉靖壬子楊忠愍公與唐荊川先生約同至焦山忠愍詩有云楊子懷人渡楊子椒山無意合焦山天啟閒郡守于水晶庵後建仰止軒奉忠愍木主今已圮矣漢隱庵者舊祀漢焦孝然先生其後軒甚虛敞余與寺僧覺鐙丹徒王孫豫議以後軒名仰止軒加以修葺立忠愍木主祀之又余舊藏忠愍墨蹟五紙

其一卷久爲墨林所重因鈐以官印跋而歸之軒中王君亦以所藏忠愍文集板同置軒中庶幾忠烈之氣與江山共千古矣同奉主至焦山者甘泉陳本禮黃金余之弟亭子常生并題名梊石後金匱錢泳書

連理王樹堂壽詩序

辛未夏元在京師得表叔江王華先生書知由歙來揚州應其弟吉雲表叔之招也古人偶一相思千里命駕況此連牀奚間風雨至情至性骨肉之恩在焉是可感已元童時遊橙里舅祖之庭舅祖文詞名家素持禮法閨門以內旣和且肅先生以孝謹著于時

吉雲先生爲先生幼弟先生教之友愛備至吉雲先生亦事兄彌悌至于今蓋三十餘年矣歲丙寅先生于歙村老屋建小軒三楹題曰知還實有戀鄉里返素朴之志乃由揚歸居于歙又恐吉雲先生或失故步將去揚而志四方也故題揚州老屋曰留雲閣以寓意于今蓋亦五年矣中間先生來揚州者再今且壽七十吉雲先生總鹺務不克歸歙省其兄乃復迎兄至揚將慰離思偁壽觴兄弟之間怡怡然如此先生幼讀書工詩善楷法惠定宇厲樊榭沈學子諸先生皆曾館于家先生習染所及聞見深遠履蹈儒術

沈潛書史不衣華服不食兼味遠聲色而淡貨利又
其壯年涉歷江湖追隨定省施濟貧困蔭陸甚廣垂
橐而歸蕭然寒素迨去江淮紛華之區依祠墓耕讀
之地却埽課子若將終身常作格言詩以示弟然則
先生平行誼可以概見矣昔諸葛武侯有契于淮
南子澹泊凝靜之旨擬之先生豈爲過哉連理王樹
堂者揚州康山之麓有二王蘭樹交柯連理而生元
舅祖鶴亭先生所居也吉雲先生旣爲鶴亭方伯後
于先生雖出爲從弟而情誼彌篤無異鶴亭橙里兩
先生之相友愛也連理之木古人以爲嘉應故在漢

碑中爲圖刻之最古者論語曰君子務本又謂孝弟乃爲仁之本本之不立枝葉尙不能榮況連理乎斯樹之生蓋有所應爰繪爲圖以徵戚友之詩元文詞鄙拙不足表揚惟是幼年受知于先生最早撫之無異子姪故知先生亦最深用記顛末以爲序焉

晚鐘山房記

杭之淨慈寺所謂南屏晚鐘也昔江少司馬蘭讀書寺中寺西南牆外隙地司馬搆屋數楹北嚮外環以廊中奉佛象嘉慶八年秋余過揚州司馬語余曰此屋未圯耶吾遠祖吳越侍御有德于浙曷設斯主余

曰六一泉三堂余已遷主數百矣是屋也禮亦宜之
九年春司馬治河赴淮花江君鴻江君士相以資來
葺新之于屋西建樓一楹可望西湖余名其屋曰晚
鐘山房樓曰屏山樓于屋之背立一龕設吳越侍御
史充鎮海軍節度判官江公景房栗主以
皇清誥授中議大夫兩浙江南都轉鹽運使江公承
玠　誥授光祿大夫　賜布政使銜江公春　誥贈
光祿大夫兵部左侍郎江公進　誥授中議大夫候
選知府江公昉四主從之侍御名景房字漢臣吳越
常山人宋太平興國初吳越納土時充鎮海軍節度

判官奉版籍歸宋吳越賦重畝增三斗有奇民病之
侍御沈其籍于河以罪自劾幸免于誅後王方贄奏
定賦畝一斗浙東西十三州民受其德賦減于王沈
籍實始于江事見元張樞所譔沈籍記及宋史王珪
傳以六一泉遺愛堂之例準之是主固宜設也轉運
使侍御二十六代孫也雍正元年以戶部郎中出知
嘉興台州二府用朱子舊法修台州太平水利擢鹽
運使輸貲修海塘有惠于商士齊次風侍郎公所植
士隸書院稱弟子焉方伯贈少司馬太守皆侍御二
十七代孫贈公以子蘭貴贈如其官今修山房江君

鴻者轉運之孫太守子爲方伯後者也士相者贈公之孫少司馬弟之子也修山房設主旣畢遂書石記之俾浙人知侍御史之主所由來他日江氏子孫往來揚歙者入山房而拜焉不亦宜乎

鄭氏得墓圖跋

吾郡鄭氏世篤忠義明東里先生諱之彥生四子元勳元勳元化俠如元勳卽職方公明季以守城說高傑事被訛言遇害元化子爲虹守浦城死節明史有傳俠如後人修休園志于雙忠事畧不少及并官職亦畧之殊無識也職方事實見李淸王心湛杭世駿

所撰三傳而杭傳爲最詳核余與職方裔孫新甫孝廉星北茂才同里相友茂才寄得墓圖屬題案圖職方公孫諱嵩者記云甲申職方遇害諸子皆幼公執友率其僕舁柩渡江遠葬遂逸其墓爰奉父遺命訪之于江南句容穿長林而東至鄧家邊潘姓郁遇一老者自言尚及見葬事并能指其處但在淡山爲虎穴久矣詰朝募徒奴操兵仗渡溪踰嶺遂達墓所斷碑猶在時康熙四十九年也載展遺圖敬此忠孝得墓之事可補諸傳所未及又余舊藏職方畫山水一幅各傳亦未言其善畫也并舉此畫歸之茂才以此

爲先忠手澤可寶也

碧紗籠石刻跋

王敬公之才之遇豈闍棃所能預識爲之紗籠亦至矣而猶以詩愧之褊哉敬公相業誠有可譏然其濬揚州大渠利轉運以鹽鐵濟軍國之用亦不爲無功坡公詩以闍棃爲具眼亦過激之論也古木蘭院僧心平屬書碧紗籠扁遂論之如此

二老重逢圖跋

朱竹坨鄭寒邨兩先生爲老友寒邨元孫勳持竹坨贈寒邨詩墨蹟索題余既和詩且書二老堂扁俾勳

奉二先生矣勳復屬友繪二老重逢圖蓋取竹垞詩別久重逢轉傾倒之句爲此是時嘉慶三年秋七月勳以薦舉孝廉方正寓吳山讀書朱氏元孫萊墨林等亦將來赴省試相與拜此圖下舊家世澤百年未艾是可慕也

錢塘嚴氏京邸祖墓圖記

錢塘嚴氏厚民杰之四世五世兩代祖墓在今京城永定門外當明嘉靖時有宦于京者葬于此也此後子孫在明有內官京卿外官布按者在我朝有官侍郎總督倉場者皆得近祭之子孫以試事

選官入京者亦皆祭之嘉慶辛未壬申間厚民從余在京師每朔望必展其墓親以土崇其封復恐後人迷失之乃畫圖多幀肖其地形分藏族人之家且屬元以小記記之其用心追遠良云厚矣墓在永定門外劉家窯之北南向有碑窯在七聖庵之東三里許庵舊名安樂禪院近在永定門外里許墓之東南曰九聖庵東北曰濮家莊西北曰李家村高廟在墓東北二里許墓後負城城中月皇臺可望而見也至于祖墓之在餘杭錢塘者厚民又積筆耕之資買田以爲完糧祭埽之用厚民敬宗孝祖之義可以風矣

顧亭林先生肇域志跋

明末諸儒多留心經世之務顧亭林先生所著有天下郡國利病書及肇域志故世之推亭林者以爲經濟勝於經史然天下政治隨時措宜史志縣志可變通而不可拘泥觀日知錄所論已或有矯枉過中之處若其見於設施果百利無一弊歟四庫書提要論亭林之學經史爲長此至論未可爲腐儒道此肇域志稿本未成之書其志願所規畫者甚大而方輿紀要實已括之亭林生長離亂奔走戎馬閱書數萬卷手不輟錄觀此帙密行細書無一筆率畧始歎古人

精力過人志趣遠大世之習科條而無學術守章句而無經世之具者皆未足與於此也

浮屠說

佛之教始於後漢盛於晉魏然自西晉以前則皆稱曰浮屠或稱為佛圖佛陀雖音同字異而字必相連在華音為疊韻未嘗但割上一字單稱為佛也說文佛字訓為見不審毛詩論語曲禮學記荀子之佛字皆絕無西域神人之說後漢書楚王英傳喜黃老學為浮屠齋戒詔曰楚王尙浮屠之仁祠又桓帝紀曰桓帝設華蓋以祠浮屠老子使當日苟單稱為佛則

詔書曷不稱佛而稱浮屠也其稱佛者始于後漢書西域傳明帝夢見金人羣臣或曰魏收魏書以爲傅毅所對傅毅本傳無此事西方神名曰佛此一節未可深據蓋蔚宗爲宋人宋時始有佛之稱蔚宗以晉宋以後之恆言改漢之舊語也魏收魏書釋老志曰張騫還始聞天竺有浮屠之教哀帝時博士弟子口授浮屠經明帝寫浮屠遺範又得佛經四十二章緘于蘭臺石室桓帝時襄楷言佛佗黃老以諫魏明帝徙宮西佛圖洛中白馬寺盛飾佛圖浮屠正號曰佛佗佛佗與浮圖聲相近皆西方言其來轉爲二音華言譯之則謂淨覺按

魏收此志所言甚明蓋佛圖二字必相連乃成文其譯爲淨覺也何字爲淨何字爲覺或必相連或可倒轉未可知也而乃但割其上一字單稱爲佛訓爲覺是浮屠爲教本兼淨覺二義而今但一義蓋非其本矣袁宏曰佛者漢言覺竊謂單稱浮屠爲佛當始于晉宋之閒北朝亦當在魏秦之際故石勒時尚稱澄爲佛圖澄至鳩摩羅什譯經始稱爲佛殆中國文士所改非蘭臺舊經本單稱佛也又魏書中沙門卽桑門桑門二字切音爲僧僧字不古亦晉宋人所造也

六合縣冶山祇洹寺攷

嘉慶十二年余在揚州入西山酒城拜外祖林榮祿公墓冶山者更在西數十里遂登之山多鐵可拾而鍇也冶山之勢自西北棠山來西北東三面皆迴抱而虛其中有二泉自山中出滙爲溪南流注於江其東南之峰下方而上銳有石脈出其下起爲岡脊南延數里爲原田實爲溪之東岸一在原上曰上陳莊別有下陳莊更在其南　莊西向溪經其前溪之外有近山山皆卑迤邐相接至西南桂子山而止實爲溪之西岸立於莊之前西望近山之外復有青色遠山山形正方如屏與莊相對夕陽落山外時嵐黛更濃矣冶山泉

石瀨迴水木清湛非郡城所有之境也山口有祇洹
寺寺屋十數楹甚荒陋無舊碑記可讀然可少憩焉
十四年冬余重入翰林檢永樂大典見宋紹熙儀眞
志載唐開元二十三年六合令房翰祇洹寺碑文凡
千餘言碑稱此寺吳始爲象塔梁以地若祇洹遂以
爲名宋國公鎭吳州建寺隋皇爲晉王時立白樓隋
末焚壞唐開元重建且有座飛萬鶴門結千龍影殿
香臺雕甍繡柱三百間邃宇十八變雲圖諸語然則
此寺最古唐時且甚壯麗矣又碑云八百人遂以名
村然則上陳莊卽稱之爲祇洹村也亦可爰攷而記

之以告遊斯山者

重訂天台山方外志要序

余自束髮受書誦孫興公天台山賦慨然如聞金石聲嘉慶丁巳奉

命督學浙江按部至台既竣事遊山中肩輿數十里出入泉石雲霞閒飄然有出塵之思夜宿方廣寺寺在石梁之上飛瀑自枕邊瀉落如驚風涷雨終夜有聲次日曉發遇雨飛流百道動與人足相交午下天姥山憩清涼寺登仙遺俗非徒太白之夢吟也嘉慶己未復以巡撫來浙中以防海事時往來其閒然辟

磔道途不遑遊覽所謂一行作吏此事遂廢矣今夏
山中各寺僧以松江陳通判韶所錄方外志求序於
余台山之有專志始於元之無名氏其書世已罕覯
方外志則明高明寺僧無盡所撰也錢希言嘗稱其
學識高出道流所撰山志甚有禪藻云初乾隆丁亥
僧化霖請於齊息園先生删訂無盡書爲四冊刻板
行於世然體例既不協一繁蕪猥雜疑其爲未定之
稾今通判取而訂之其用心勤矣元又命錢塘嚴生
杰修訂之嚴生云錄藝文過繁山水寺觀反如附錄
宜倣宋范氏成大吳郡志例分隸各門以合比事屬

詞之義從之書成釋靈在繪圖二十有一靈在住此山中所繪或得其眞面目亦從之列於卷首

蔗査集序

宋寶祐廢城在今揚州城北唐宋以來之舊城也通池已夷峻隅又頽興廢之感當與明遠同之今揚城亦繁富遊人舟楫所到僅在平山一隅若廢城之古木蘭院諸處非詩人逸客覓何訪古無遊蹟矣木蘭院卽唐王播題詩處今名惠照寺寺有大銕鑊二又有古銀杏七八株綠陰夏滿黃葉秋零極閒淨荒寒之趣已故詩僧訥菴者舊居寺中所爲詩淸微雋永

豁悟脫俗于鬘輒准海英靈集竟未得誦若詩入錄是余疎漏之咎也誦若弟子圓燦以其師燕香集示余余乃序其詩集并采之以廣其傳圓燦亦能詩善畫圓燦務致佳弟子能文字禪者主此古院庶不墮誦若之教也

揅經室三集卷四終